共八

有秩

五車上

孰遂念

二

就遂念第四觀

丙有秩念

非聖議禮昔謂汰惟古之泥窒斯害不悖于

柢塞者兊矧俗之弊胡莫爻始自昏祭逹燕

會敦爾敬悌草頑獪述丙有秩念

冠必三加昏必親迎古文儀節具存可參酌行之而

今人之因禮傷財專由浮文冠昏宴羞略倣古禮務

從簡薄其他繁文之不見於古禮者一切省袪毋俾

以俗參古可也

冠禮初加以緇布冠再加以幅巾三加有官者紗帽

無官者笠子可也
近世昏姻之行親迎者旣迎婦三宿于壻家而壻又三宿于婦家非禮也决不可從　婦同牢時及見舅姑時服不雅宜戴花冠衣唐衣　迎婦時從行婢僕不可太多其衣裳不可太麗尤不可令騎驢馬俗所稱手母宜勿用　婦饋舅姑舅姑饗婦只可以酒醴棗脩脩禮不宜從俗盛設　此外服佩髮髢裝齎之屬流俗競尚侈靡壞貲損福其弊不可勝言令不暇一一條列併宜痛加損削唯以率禮迸[illegible]爲務
今之喪禮雖與古多殊姑宜從今但初終引葬之具

祭奠之品俱不可太侈盛　擇兆固不可不謹而亦不可溺於術師之說過時不葬或屢移宅兆唯以必誠必慎勿之有悔八字為主旣葬之後切不可動於禍福廣延術師而問之

四時之祭祭之正也雖貧無室廬者不可不行也忌日之祭墓所之祭禮非古也今亦不可廢也生日之祭禮近或有行之者以古禮言之則忌日與生日俱非禮也以人情言之則旣行於忌日未必不可行於生日也若以昔所不行刱之為不可云則忌日之始行也獨不刱乎四時之祭行之無關忌日及墓所之

祭略設脩禮而生日則以盛饌象生時宴品行于影堂一甲可也

影堂議

中國俗有寫影以祭者司馬温公以為非禮程先生曰或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是别人劉世節則以為猶有用尸之義吕坤則引商頌之思成以為親於木主萬斯大則引祭義之居處笑語以為直當廢魂帛而不置徐乾學則又引文翁講堂故事而結之曰人子之至情奈何其去之也温公程子有宋之大儒也劉吕萬徐衰世之俗士也后之人

孰從而孰否即居然決矣然禮人情之節文也古之聖人何常之有蓋亦循人情而與時損益而已吾之所欲從者温公程子也温公程子之所欲從者誰也獨非古之聖人周公孔子耶古聖人祭親以尸而温公程子已不能從矣古聖人未嘗祭忌日而温公程子已不能從矣周公孔子之禮尚有不可盡從者而況於其他乎使后世有聖人古禮之可損益者不勝計也今既無聖人矣不唯無聖人而已又並與温公程子之賢而不常有焉温公程子之禮吾固不可得以不從矣寫照藉末能酷

類盖亦肖其七八分爲人之既死魄歸于土而䰟氣無不之朱夫子曰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也使孝子慈孫致愛致慤至誠以通之洋洋乎如見其形而如聞其聲則焄蒿相感之理既格於毫髮不肖之木主而獨不格於七分分髩鬅之寫照乎近世有篤學至行之士親没既久思之不能忘嘗追思其形貌而寫之思塞則伏而寐輙夢見其親瞻其詳而補其疑像既成而無一毫爽是固非人人之所可及也今祖考有遺像子孫不得不藏于廟以時展揭不得不拜于前也其逮事者瞻其

形貌不能不追感而泫然也其未逮事者瞻其形貌不能不想象而愀然也若夫待之以别人則奚為而藏于廟也奚為而拜于前也奚為而泫然而愀然也夫既不待之以别人則亦待之以祖考之遺像矣既待之以祖考之遺像而藏于廟而拜于前而泫然而愀然則獨不可設饌于卓薦醴于盞以象生時之燕饗耶令若喪焉而廢魂帛而立寫照祭焉而廢木主而立寫照自虞卒練祥以至四時忌日之祀皆不行于木主而行于寫照則古禮之所無也溫公程子之所斥也世無聖賢禮無損

益肆然而行之妄也狂也忌日之祭不見於古蓋
漢時所義起也剏之者未必是聖人而后世大賢
皆從之而不能革者行之久而俗之成于人情不
甚乖也夫忌日者人子終身之哀也是故其見於
禮者曰忌日不樂曰忌日必哀曰忌日歸哭宗室
子孫以是日而哭于廟門之外以洩其哀可也必
以牲醴庶品娛祖考之靈於死之日者抑何義也
旣以牲醴庶品娛其靈矣又羣聚鯑咷于前以譁
之可乎今夫生日者祖考之始生之日也有是日
而后有祖考之身有祖考之身而后有己之身祖

考在日以是日而燕樂而上壽矣祖考既沒而子孫之身猶存則是日者固吾身之所由本也稷契之沒已千有餘年而玄鳥墮卵之祥不拆不副之靈猶為殷周人所慶頌者為其子孫也又安可謂祖考已沒而遽棄是日以屬諸先天不思其所由本而慶之乎故曰忌日與生日均之不見於古而以人情之所近者言之則祭以生日猶賢乎忌日今於祖考已沒之後遇祖考始生之日追遠而思之則其油然而感豈遽異於忌日陳酒食以娛其靈象平日之燕樂而上壽也譬諸死日之娛靈其

得失又何如也使此禮剏行於漢唐之間行之久而俗之成則吾知后世大賢皆必以為賢於忌日之祭也然今若廢忌日之祭而以是日出主行三獻之禮于正寢是又妄也狂也祭禮之通行于一世而有宋諸賢之無異辭者今悉從之不敢有所損益別立影堂祭以生日設盛饌如生時之燕樂薦酒醴如生時之上壽而簡其儀節略倣月朔俗節之參則寫照不設於祠堂生日不薦于神主不妨乎古禮不悖乎人情古所不行剏行之而不為妄者別乎廟故也世皆不行獨行之而不為狂者

別乎主故也雖溫公程子必不以此禮為非而彼劉呂萬徐之輩舉將懲然心服悔其究之未精也若義門鄭氏生日祭之有祝文則恐太過其或稱生忌明忌者名實又不倫生固不當謂之忌祭之宜正為其非忌矣或以亡親之六十七十歲生日追壽而其宗族皆會賀或既死而延畫工揭幀而傳其像婦人亦然此皆大失禮男子婦人生時未有照者以遺衣遺書設于影堂而祭其生日無不可尚子孫之至誠乎雖虛其位而祭神固未嘗有不格也

時祭用仲月而有故則季月亦可　古之祭者專以氣臭格神而近世唯尚味色非禮也饌品須省略今俗所稱珍異之膳俱宜勿用而務從氣臭之拾毋失焄蒿之義可也

忌日姑宜從俗備禮行于正寢而饌品比時祭益省

祭畢納主後退哭於寢門外

墓祭歲再行而只設酒果不可豈設三獻親盡後勿祭歲再三省埽

墓誌燔礠略記姓名官銜以埋之不宜狀德至世系及子孫亦不必詳叙

墓誌式

公諱某字某某氏系某鄉考諱某某官妣某鄉某
氏公以某年某月幾日干支生某年進士（或生員）某
年文科官至某官某年某月幾日干支卒享年幾
十幾葬于某郡某山某坐原配某鄉某氏某官某
女祔葬于左（別葬則曰別葬于某郡某山有繼配皆書如此例）有幾男幾
女男某某官某某官女適某官姓某某官姓某
某封某鄉某氏某官某女妣某鄉某氏以某年某
月幾日干支生某年歸于某官某鄉某公某皇舅
某官某皇姑某鄉某氏某年某月幾日干支卒享
年幾十幾葬于某郡某山某坐原與公墓同穴（別葬）

則無此五字　有幾男幾女下並同上
表碣此誌差詳而叙事亦不可太繁盖碑版古贊頌之辭非如傳狀記事之体也　婦人合葬其夫墓者不必別立表碣　有神道碑者表碣只刻前面亦可而神道碑亦倣贊頌体　墓前石儀䰟游牀石香爐望柱之外不宜有加　古書之平日酷嗜者或自著書鈔作一冊與墓誌同瘞
生日影堂茶禮殺其饌品而簡其儀節一獻無祝如令之月朔茶禮　影堂中並藏遺衣遺書或平日所愛器玩而無寫照者設遺衣行茶禮　寫照宜春秋

曝晒曝晒之日以酒果行參　親畫則寫照擯藏于
廟中春秋因參禮日曝晒
祠堂朔參設酒果脯醢望日只焚香　俗節雖不可
廢饌羞宜從省只設時食於酒果脯醢之外可也
每日主人晨謁于廟又謁影堂有病故使子弟替行
亦可
廟左右夾室一間藏祭器椅卓之屬而先世遺蹟之不
可混置外藏者并貯之　廟庭碑一間刻銘略叙世德
仍及訓戒子孫之意
每歲季冬一行地神祭如儀

每日夙興主人衣冠南向坐子孫男女以次進拜(夫婦則互拜)就坐命退則退各修其業奴婢亦序立參現于庭　每日一行家講不拘早晚主人南向坐子孫分左右侍坐而宗族賓客或有来者亦分左右坐侍者進經書一卷主人先讀一章子孫以次各讀一章訖講辨文義宗族賓客在座者亦各言所見又進史書一卷亦如之訖相與道古嘉言善行或論居官治家之法至明日又續講之一帙訖又换他書

惇會一歲再三行(愈數愈好)

惇會儀

兄弟叔姪之親異居者及宗族居近者相聚而飲食燕樂謂之惇會　既齊會先拜于祠堂家長升坐于外舍之正堂南向宗族中有爲尊於主人者則主人讓先坐與主人並肩南向坐謂之座長　羣弟行齊進北向序立拜以次就東辟西向坐年長者先坐少者東向拜長者然后坐其下以次皆如是子姪行齊進北向序立拜又東向拜羣弟以次就西辟東向坐進拜而坐如羣弟仪○如有孫行以下則拜坐之礼皆同而孫行坐弟行之下曾孫行坐子姪行之下侍者進經書一卷家長先讀一章有座長則讓先讀羣弟以下以次遞讀一章家長及羣弟設丌於坐前而讀子姪以下則設丌於家長前以次出位進北向坐讀訖相與講辨文義又進史書一卷遞

讀講辯如前旣又泛論古今或談文詞或道居官治家之法　饌將至先進酒殽家長以下序飲然后進饌啖已進茶　少間子姪以下年少者一人出位北向跪誦箴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日用飲食卒尔異姓為長有訓卑幼欽承少賤有箴尊者嘉賓毋曰余耄而擲于鄉毋曰我穉而媠比常夙興夜寐詩書執禮忠信端恪敦惠孫悌出以事君可尭可舜百福攸會緜及來徂）　家長以下皆起羣弟子姪北向序立拜還就席皆坐又談少頃各起歸

次（歸時進拜同上）

嘉會歲再行（因事而行之則雖數无害）

嘉會儀

主人一人上賓一人（親友中有齒德者）亞賓一人（齒德亞於上賓者）三賓一人（又亞於亞賓者）羣賓無定數（參會者之總稱）小相一人（主人子弟或親戚中年少者贊主人行禮）贊賓一人（賓子弟或會中年少者贊上賓行禮）主人子弟無定數（無則闕）賓子弟無定數（上賓至羣賓之子弟隨父兄來者之總稱無則闕）司誦一人（會中年少者掌誦箴辭）都贊一人（擇於會中掌讀儀）糾正一人（擇於會中掌糾正會中人失言失儀）僕執事無定數（主人僕隸中以敏幹者擇定掌盃盤使令賓僕隸有可合者亦預焉可也）

嘉速

前期三五日主人遣子弟請上賓上賓不辭　前期一二日遣僕隸以書徧請諸賓及應與會者

嘉陳

至其日平朝僕執事汎埽中堂設主人席於堂東壁西向上賓亞賓三賓席於西壁東向前各設書丌一小相席於主人之左少退西向贊賓席於三賓之右少退東向都贊席於西㘴上東向斜正西席於東堦上西向司誦席於西堦閒北向群賓席於都贊之後東向主人子弟賓子弟席於斜正之後西向設高卓於堂北壁南向上置玄酒一尊酒一尊脯一盤所具饌肴皆排在厨所僕執事汎埽淨室二三所為上賓及諸賓始來休息之次

嘉迓

應来者皆至有故未来者以書告乃定亞賓以下諸名目主人幅巾道袍上亞三賓小相賛賓都賛糾正司謫服色皆同降立東堦下小相立於其左上賓進立西階下賛賓立於其右都賛立賛賓右糾正立小相左小相賛主人揖上賓都賛讀儀始此賛賓賛上賓答揖主人趍至東堦小相從上賓趍至西堦賛賓從主人請上賓先升上賓辭主人陞一級上賓陞一級主人又請先升上賓又辭主人又陞一級上賓又陞主人又請先升上賓又辭主人登上賓亦登小相賛賓亦登都賛糾正皆登各就所設席立小相賛主

人就席賛賓賛上賓就席主人揖上賓請先坐上賓辭主人先坐上賓坐小相賛燕賓各就席立主人與上賓叙寒暄小相跪請迎諸賓主人遣小相迎亞賓三賓亞賓三賓從西階升主人降二級迎諸賓各就席諸賓有當與主人互拜者互拜于堂中主人子弟皆出拜賓只拜上亞三賓而羣賓中有當拜者則亦拜之受拜者或荅或否如平日例賓子弟皆入拜主人主人或荅或否如平日礼各就席小相以下諸人皆當於此時各拜當拜者

初觶

司誦就席跪曼聲誦第一章吉日令辰展此良覿君子至止我心則樂

雖無旨酒願與偕節〇如有善吹彈者每誦以笙瑟合奏無則闕之可也　小相取一小杯詣酒卓前斟酒于杯進寘主人前丌上主人起揖上賓起荅揖皆還坐主人取酒杯舉手授小相小相受之置上賓前丌上別取一小楪擘脯盛之置于杯傍上賓取酒飲之取脯啖之起揖主人起荅揖皆還坐贊賓進取杯詣酒卓前斟酒進置上賓前丌上上賓起揖主人起荅揖皆還坐上賓取酒杯舉手授贊賓贊賓受之置主人前丌上別取一小楪擘脯盛之置于杯傍主人取酒飲之取脯啖之起揖上賓起荅揖皆還坐僕執事撤杯及

楪

嘉講

司誦曼聲誦第二章吉日令辰君子既至聖哲有訓思聞奥義庶及古史達于政事

小相取經書史書各一冊置主人前丌上主人展經書讀一章訖以冊授小相傳置上賓前丌上上賓讀次章訖小相取冊置亞賓前丌上亞賓讀次章訖小相取冊置三賓前丌上三賓讀次章訖小相取冊還置主人前丌上主人討論文義上賓亞賓三賓各道所見主人展史書讀一章傳讀討論并如前仪

再觶

司誦曼聲誦第三章吉日令辰修茲嘉會三賓咸至寵我忠誨願言偕福受祿永泰

主人子弟一人無則又用小相取杯斟酒置主人前丌上主人起揖上賓亞賓三賓齊起荅揖皆還坐主人取酒盃舉手授子弟子弟受之置上賓前丌上取楪蔵脯置其傍上賓取飲啖之子弟取杯斟酒置亞賓前丌上取楪蔵脯置其傍亞賓取飲啖之子弟取杯斟酒置三賓前丌上取楪蔵脯置其傍三賓取飲啖之上亞三賓齊起揖主人起荅揖皆還坐賓子弟一人無則又用贊賓取杯斟酒置上賓前

丌上上亞三賓齊起揖主人起荅揖皆還坐上賓取酒杯舉手授子弟亞三賓皆舉手子弟受酒杯置主人前丌上取楪盛脯置其傍主人取飲啖之起揖上亞三賓齊起荅揖皆還坐僕執事撤杯及楪

嘉討

司誦曼聲誦第四章吉日令辰粲我酒漿既見嘉賓令德式好寔詠以言底我大道主人起揖上賓起荅揖皆還坐主人舉手向上賓曰願承嘉訓上賓舉手荅曰某無聞識不敢當命主人先叙語上賓以下隨意談討必上賓先荅然后定

人有語或講道或論文功或鄙俚淫媟之談及朝政得失時人過惡犯則糾正進跪告曰座間語有 / 犯某戒敢糾犯者起謝失言

三觶亦名 / 嘉醆

司誦曼聲誦苐五章吉日令辰羣賢咸萃今我不 / 樂者爻將至願爾嘉飲受福無 / 斯

僕執事一人取杯斟酒置主人前丌上主人起揖上賓以下至羣賓皆起揖答於主人為卑幼 / 者但起不敢揖皆還坐主人取酒杯舉手授僕執事僕執事受之置上賓前丌上取楪盛脯置其傍上賓取飲啖之僕執事取杯斟酒置亞賓前丌上取楪盛脯置其傍亞賓取飲啖之僕執事取杯斟酒置三賓前丌

上取楪盛脯置其傍三賓取飲啖之僕執事取酒及脯徧進羣賓此時僕執事四五人各進執事羣賓以齒序飲啖之上賓以下至羣賓皆起揖主人起答揖卑幼者拜主人主人或答或否如平日礼皆還坐僕執事一人取杯斟酒置上賓前乃上上賓以下至羣賓皆起揖卑幼起不揖主人答揖皆還坐上賓取酒杯舉手授僕執事亞賓以下至羣賓皆舉手僕執事受酒杯置主人前乃上取楪盛脯置其傍主人取飲啖之起揖上賓以下至羣賓皆起答揖卑幼但起不揖皆還坐僕執事四五人又取酒及脯徧進众子弟皆以齒序飲啖小相

等諸執事在賓主子弟之列者齒飲于众子弟否則齒飲于羣賓訖众子弟進拜

主人及上賓荅否如平日礼僕執事徹盃槃仍撤書不取酒脯

之餘序齒旅飲于庭隅訖趍詣庭中北向序立拜

行酒時有過醉失仪者糾正進告失仪

嘉餕

司誦曼聲誦第六章吉日令辰三爵既行籩豆有楚殽核甘馨飽維嘉意百禄来享

僕執事二人各奉饌卓一分置主人上賓前

又以次奉進置亞賓以下至于衆子弟前皆以齒為序。

此時僕執事多人齊進啖訖而撤

嘉成

少間（此時亦隨意討論或則全同）司誦曼聲誦第七章（尒德孔於我忱斯腆笑語有翽禮仪無愆既嘉于成俾后彌勉）退就羣賓席（若是賓主子弟則在子弟席）

小相以篚奉贄（贄無定品隨意取具如紙墨茶扇之屬皆無不可）進詣主人前主人舉手小相奉置上賓前主人起揖上賓起答揖皆還坐（贊賓取贄授上賓從者）亞賓以下至衆子弟皆以齒序分東西立（羣賓及賓子弟皆東向小相等諸執事及主人子弟皆西向而子弟不得與父兄相向）相揖皆還就席坐

嘉退

僕執事告日旰蕢賓跪請嘉退上賓舉手向主人曰既飽嘉惠曰又告旰敢求退主人舉手荅曰願

繼此數承至誨上賓起亞賓以下應退者皆起主人亦起上賓揖主人答揖（主人上賓或年紀相截平日互拜者則當於登堂就席時及此時互拜）亞賓以下應退者皆揖主人答揖（當拜者拜主人或答或否如平日禮主人子弟當拜賓者諸賓當互拜者於此時行禮）小相引主人降東階立贊賓引上賓降西階立亞賓以下應退者皆隨上賓後主人揖上賓答揖主人又揖亞賓以下應退者皆答揖（卑幼不敢）上賓先出主人送至中門內遣小相送至大門外小相還報賓不顧亞賓三賓出主人遣他子弟（無則又用小相）送至大門內子弟還報賓不顧羣賓以下皆出主人遣僕執

事送至中門外僕執事還報賓不顧（賓主降階時都贊降西階東向立讀儀）

省儀

如或因事而數數行之則不必每每備禮只立上賓無亞三賓（第三章三賓揖至一句改）上賓外來客皆稱衆賓（客少則并闕衆賓名目亦可）贊賓兼行糾正事小相或都贊兼行司誦事（賓主子弟數少則亦闕賓主子弟名目）他儀節亦量宜省略務從簡易（贄品若難辦則亦闕服着亦用便服不必巾袍）

子弟則與其同志約為文會

文會儀

同志同業之士不拘人員多少約為會月再行之

朔會

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遴各人無故日為朔會各人中家產稍豊屋宇稍寛者為主人皆會于其家或輪為主人亦可諸人皆至主人巾服降階迎既各就席相揖而后坐定主人西向諸客序齒東向執事者進茶主人命子弟或僕從各設一几于坐前主人及諸人各出前月所讀及所看書課記于袖置几上讀經書一月課無減一百行看不拘某書但不許稗說異教一月課無減一百板減者罰見下輪示訖主人命子弟或僕從取各人所課諸冊分置各几上

主人讀所課經書中一章他人拈出令讀下並同與諸人問辨文義又讀所看書中一章問辨如前諸人以齒序讀問辨皆如前主人子弟如有讀書者進諸末席北向坐取册讀問辨亦可

主人及諸人各出看讀時所劄記于袖合置主人所　遂撤書册及不相與談討戒同嘉會　少頃酒饌至主人起揖諸客起答揖皆還坐執事者進酒饌各醉飽　以諸人中一人掌錄語之任或輪定　錄會中講辨及談討退後錄出輪示諸人刪正彙成册子　將散主人降階揖送諸客皆答揖而退

望會

十五日至二十日選各人無故日為望會迎坐進茶同朔會　主人出朔會時所合劄記朔會後望會前主人以所合劄記輪送諸人所諸人各以所見錄評還置主人所至是出示輪示訖若未盡輪回則後月朔會時收合亦可與朔會時錄語同作冊子　主人起揖諸客起答揖主人子弟或僕從奉杖履筆硯之類遂相携或登高或泛舟或賞花或對雪隨其時序景物率意以往遠則或騎驢馬如欲省月則以夜約會俱無不可縱意談暢任情酣適惟失言之戒狂酗之禁並同嘉會　酒饌至揖而后食如朔會　拈韻或分韻各賦一詩訖又各拈一體歌賦古近体詩古文各体量人數分定○主人子弟有隨來者則亦同賦同拈

俾於歸後作以相示毋踰月晦　錄語如朔會而并錄所賦詩歸後所作者追錄以附續于前冊　或自游覽所直散或還至主人家而散散時相揖同朔會

雜例

凡課不滿式指讀百行者百枚之式　作文踰限指會賦不成及歸後作過晦　及犯戒禁談討時失言酒後失儀之類　者罰飲冷水一杯三犯黜會　會中諸入雖非會時必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屢勸不從屢規不改者黜會　無故不參會者黜　有故不參者以課記及劄錄送于會指朔

會○或於後會合講兩月之課可也所賦韻及所拈文体自會中録送令追作指望會朔會闕各人多有故無可進之日則闕則只以劄錄相示而望會時出課記追講在游覽前望會雖闕後月朔會時不必追作游覽亦不必追著詩文

附三會儀序

三代以降不能復有三代何也不學故也詩書六籍先王之典具在胡為乎不學禮不行也古之學者自一動作語默以至飲食服佩乘徒任負燕游寢息莫不有儀文度數之密故其筋骨習於拜揖耳目浹於莊肅于入道也甚捷今之學者高者詰

心性下者馳詞翰至其居家日用服飧之節入而事父兄出而應賓客率簡坦嬉敖任其所可唯朝會祭祀冠昏而后始有禮焉是故晨祭其祖終日攣脚一趍大廷憊若行遠四肢之安於肆也如此尚安望其入乎嘗試問於人曰古禮雖廢其存者亦多今之人胡為乎不行曰冠衣异乎古也飲食异乎古也宮室車器音樂异乎古也家非辟雍不可以養老官非鄉大夫不可以鄉飲酒何不因今酌古損益而行之曰非天子而制度謂之僭非聖人而易禮謂之汰然則行之于天下固不可矣獨

不可行之于一身一家以束吾筋骸以貽吾子孫乎于是流瀣子手草數儀將行于家謂其人曰大射諸侯而后行鄉射州長為主人孔子不在位射于矍相之圃古固無拘於禮也周之籩豆非商之瑚璉也殷之黼冔非夏氏之毋追也今之人鍮楪銀盞以祭祖考苟有愛慤不患神不歆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貍步騶虞之節廢而木箭布帿可以觀德肆夏采齊之節廢而編貝功珉可以禁非僻過表逐禽之節廢而匹驂右牽可以範驅嘗鼓薛鼓之節廢而銅壺賴矢可以敬養吾聞於禮

未徧及焉願同志之士合成之

子弟修業須有時課

時課式

子時春秋子初就寢夏則寢冬則修業至于末乃就寢凡就寢後枕上思朝晝所業然後寢

丑時寢

寅時春秋則寅末夏則寅正起頮漱竢親起晨省親若未起須取舊書溫習冬寢

卯時春秋夏晨省後退修課業冬如春秋夏之寅

辰時春秋夏修課業而讀書有暇看史或寫字冬

如春秋夏之卯

巳時朝飧修業

午時修業有暇作詩文或看史寫字

未時上同

申時修業有暇靜坐收心

酉時上同晚飧（朝晚飧時皆省親侍食○夏則晚飧或在戌）

戌時修業有暇靜坐收心或誦書詠詩

亥時昏定退又修業夏則亥末就寢

奴婢每於正月之吉及主人主母生日先世忌日咸聚問安雖散居者畢至而無故不參有罰　每二

自然經堂藏

月八日衆奴婢點名不參有罰　歳終考吏隷奴婢
之功過施賞罰
笠子之制不雅又不使以幅入廟承祭無不可　出
入游覧之時只戴冠巾亦好以騣作撮髻之冠令補
大於髻而差小於頭其制度略似今朝祭服之冠而
揷笄以固之又甚好有官者則唐巾（俗宕巾）左右垂軟
角亦可兩則尊長令僕夫持傘護之卑幼以油冒笠
（俗笠帽）加冠巾之上奚不可有　深衣制度甚好令人
以尺度不準不能著只具其名物而各準乎自己尺
度俾穩于體奚不可之有　婦人祭時宜戴花冠服

唐衣燕居亦不可無冠今俗所戴俗蔟頭里不雅亦宜戴

花冠而昏時本三及時祭所戴者少飾珠貝略今華盛

燕居則儉其制而忌祭時純用玄色可也

自然經堂藏

孰遂念第五觀

豐山　洪吉周　纂

丁五車念上

簡編綦繁終身而不可究鶩慱者無成專精者人謂之陋雖不克一麾而埽亦可新纂而增富然兹新纂盖括乎舊新是融而舊悉府尚足以彌綸宇宙唯舊并存俾御来學之秀

述丁五車念

古書籍多不勝載别有目錄

新修書籍易集說八十卷從古本以朱子本義爲主

而注疏以下諸家說參取附之程子傳別錄

易集說序

皇道庳而五帝興帝道陊而三王作王道廢而五霸競皇之於帝神之於聖也帝之於王聖之於賢也王之於霸君子之於小人也神聖與賢異造而同由非如君子小人之相反也敢問帝道曰吾不敢知也官不以事名而以雲星龍鳥紀之吾曷敢知之亂之則人神糅理之則天屬神而地屬民吾曷敢知之堯典紀堯七十載之政而其爲大條目者惟命羲和一事吾曷敢知之帝道治天以及人

王道治人而奉天此其等歟敢問皇道曰吾不敢知也天皇地皇之稱得於傳聞之掇拾已不可致其信而況其所作爲乎意必有神功大化與天地無終始又不止治天而已歟吾曷敢知之古書稱帝王皆因其時號惟洪範之五皇極稱君爲皇意皇極之訓抑其支裔之僅存者歟吾曷敢知之庖犧氏帝之首而近乎皇者也觀河之出圖而始劃八卦河圖之爲八卦八卦之先天方位殆亦帝道之至奧而近乎皇者歟吾曷敢知之皇道不敢知也帝道不敢知也抑王道吾又曷敢知之先天之易

而為後天八卦之演而為六十四卦固王道之根柢也不知此不可以語王道世之究王道者卒以是為不可知祇之如一種異術而不之問吾未敢知其所謂王道者何道也余固不敢知易也姑纂取諸說之粹表朱子本義而君之編第亦從朱子以救近本之失別錄伊川傳以備修己治人者考焉

書集說七十卷參取註疏以下諸說而多從蔡氏傳

書集說序

曰若稽古虞夏殷周書惟百篇傳于今堇五十有
八厥篇目具存嗚呼古有夏厥享國四百有餘年
亦古有殷厥享國六百有餘年厥亦有治有亂誕
弘敷禮樂政刑誕命誥臣曁民奚是疏亦古有周
厥惟紀惟武王成王之際大盛嗣厥裔允罔釆史
攸庸紀世厥間不緝若茲後人曷有稽其在尼父
時旣散佚大半肆弗克會其全厥或聖人垂濂主
乎善弗卹茲斷聯嗚呼惟古書籍厥編惟竹簡厥
守晝惟蝌斗厥不鋟于梓厥不傳寫于楮帋歷歷
惟一本詒太史藏于匱痡久而脫失則惟厥宜矧

惟古學者厥兢兢惟講禮求道厥孜孜惟明理式
躳不獵而貪于庶弗摭以矜于博厥惟古堯舜古
禹湯文武王洪大典若憲足庸監厥惟後嗣王弗
克弘厥緒衰昏于政德罔宜稽嗚呼厥佚奚臧厥
不緝奚敹惟古先哲人晦父大集釋諸經弗克述
于茲尚書厥門徒仲默氏葺為説罔不遵于師傳
厥言支厥指滋晦厥弍不轍于師言迺惟刪取厥
長刮有漢宋羣言之粹參立之嗚呼惟茲書厥有
今古文惟古文誕開後人疑援普訟靡寔繁有述
若治田疇迭爾耨穮銛爾耒耜斂爾鋤鎛厥隣閭

並興詎遑疲憊吾力役嗚呼是尚惟聖人之典其
尚欽服于茲

詩集說一百卷以朱子集傳為主而小序以下諸
說參取附之

詩集說序

嗚呼悲哉后世之人何其不幸也三代之時閭巷
夫媍不識字者率口而俚語咸列于經后世雖大
儒如程朱雄詞如屈馬皆不登焉嗚呼經之名何
昔賤而今貴若是也夫有一聖人為古今之大限
間生乎其前者如彼其榮焉生乎其后者如此其

欝焉嗚呼是后世人之自取也使后世賢人述古人書立以為經雖費誓秦誓吾知其必見絀況國風之變乎余常論皇帝王霸之道慨焉太息以為皇與帝邈乎尚矣儒者動喙稱王道考其所言語其所學卒未見有近似於王道之衰下者何也三王之世周為衰後而詩之教至周而盛是詩教者固王道之最下也今之人未嘗不讀詩矣猝肰問曰詩之裨于治而崇于教何也輒憪肰不應者良久或彊而對曰溫柔敦厚也曰思無邪也曰可以興可以羣可以觀可以怨邇之事父而遠之事君

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使於四方無以專對也是皆
古聖人論詩之總冒也古之學者未有不習於詩
各得其功身之功用而天下之毗風謠俗又無不
薰濡鼓舞乎其中蓋其功化之迹有不待言而著
者有不可以言語盡者聖人特論其大略而已今
之學者有能以詩而律身而範家者乎有能以詩
而發於政以理民人者乎有能以詩而折獄訟歸
詞命者乎其功化之迹已泯泯焉不可追其景響
矣又何可竊取古聖人總論之一二語自以爲知
詩哉或又謂詩之教與樂偕行樂亡而詩教湮三

百五篇之載于策者皆空言也其切近於修己治人之用不如庸學諸書嗚呼樂之亡而聲音之與政通者尚可因詩而見其髣髴焉雖謂之樂亡不亡可也何若因樂之亡而并廢其不亡之詩耶其心誠未可究也自小序以下說詩者數百家而知詩之大義莫如朱子今尊其集傳以為諸說統而論之曰今之街兒衖女啁噍鄙哆之謳吟皆採而登之于筴達之于庠序學校肤后王道之寖下者始可求也

三禮集說三百五十卷參取注疏以下諸說檃括

成書後儒談禮之可採者隨類附見

三禮集說序

學之不興古之不能復禮之不行也古禮書皆不傳今之存者惟三禮而儀禮支禮記蕪周禮瑣要皆非咸周之全也今之人平居不行禮而遇冠昏喪祭之事掇拾古禮之十存一二者參之於俗而行之曰我愛其禮其意則誠美矣柰其抵牾而不能入何哉自周公而后五百餘年而得孔子使孔子得位周公之禮所損益未可知也自孔子而後五百餘年而當漢武宣之間假有一聖人作孔子

自然經室藏

之禮所損益又未可知也其后又五百餘年而當隋唐之際假有一聖人作漢之禮所損益又未可知也其后又五百餘年而當南宋初有一聖人作隋唐之禮所損益又未可知也其后至今又五百餘年有一聖人作南宋之禮所損益又未可知也夫如是周之禮存者幾何其大綱大節今人之稱天地之常經貫窮宙而不可毫髮移者吾又未敢知也冠之三加安知不減而為一加喪之五服安知不增而為七服聖人之所作為固非人人之所可意度也聖人既不作矣古禮之不傳者不可追

而求也吾又安得不拳拳乎其僅存者乎朱夫子之註解不及乎三禮鄭康成以下諸家之說互相有長短莫可爲之主者今皆合取而擇存之不別其統屬如尚書例余之存三禮蓋欲據是而斟酌之而已非謂其存乎籍者皆可從也又非欲以是而參之於俗而不卹其牴牾也嗚呼苟聖人作而新禮行雖并與三禮之書而不存可也况可爲之集說乎

春秋集說五十卷左氏傳爲主公羊穀梁佐之餘諸說參取附之

春秋集說序

沆瀣子曰自余作易集說靜有象動有文動靜無不吉而咎吝不集于躬自余作書集說儇蹶之言不入于耳惰敖之行不接于目蹈繩服典之士日趍揖于前自余作詩集說室無忿爭里無媢嫉暄煦乎霶潦而熹舒乎隆陰自余作三禮集說身中乎規聲中乎宮冠衣燁肰有光耀而婢妾僮僕僩僩如也自余作四書集說居則仁義忠信見乎墻壁行則莊敬勇智不離乎輿軾自余作春秋集說宗族日親賓客日嚴賢者樂而不狎不肖者懼而

不怨言益寡而身益尊旨益奥而道益光或曰春
秋主乎勸懲而其所書皆不詳乎善惡之故惟以
名氏月日徵其指賢者尚各异其見況中下之人
何從而勸懲焉或曰今之春秋春秋之目錄也其
全書蓋不傳或曰孔子自叙其目錄如此授門人
使述其書而未就或曰左氏傳即追其遺意以成
之者由不出於門人故其說未能盡合乎聖人是
數說者余尚以為近之以故表左氏書以為諸說
主
四書集說二百五十卷朱子章句為主諸說參取

自然經堂藏

附之

四書集説序

四書集説既成鋟梓告竣主人至津逮館甲入大饋饗賓客匠工衎嘉會丙五十講以四書講畢上賓肅肤揖復坐而言曰四書經之輔也肤論語之爲書深乎易醇乎尚書斐乎詩莊乎禮諧乎樂法乎春秋至其切近乎視躬慈民之功求之于經殆尠其倫先生奚不升以列諸經主人拱手曰僕未敢專也又揖而言曰世或疑大學亡格致之釋其論修身齊家皆太略論平天下則斷斷乎理財而已其

它禮樂刑政皆不及也特不知是書記古太學教人之
次第條目而已至其為學之具詩書易禮之文歌舞
射御之藝存焉豈欲使求修身齊家平天下之方於
是書乎先生奚不論諸主人稽首曰僕陋未敢承也
又揖而言曰禮記之文有燦然而序井然而條自為一
篇不可增易其章句者月令之類也有錯取諸說不
拘其第次者檀弓樂記之類也有肆言騁論錯而不
亂統而不纖者坊記表記之類也大學如月令中庸如坊
記表記世未有讀坊記表記而以為慌惚幽眇不可知者
中庸則學者往往苦其眩而憚其微先生奚不論諸主人

怵然興曰僕無聞識未敢究也又與荐賓偕作而言曰
孟子曰五百年有王者興其間有名世者其卒章則
曰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
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
則亦無有乎爾孟子以五百年之所作而求之於百
年之近今人獨不可以百年之所求而求之於二
千年之遠歟然而無有乎爾其亦無有乎耶主人
喟焉大息俛首踧踖若不寧于席賓既退侍者述
之為四書集說若其纂次義例與詩集說同
蒼雅五十卷字書之以詁義部分者

薈雅序

方混元開闢之我也有溪溪而浮者芒乎垓曼焉而莫之與耦如是者萬有餘年而后有扎扎而凝者確乎下與鄉之溪溪者而抗而二焉如是者又萬有餘年而后有僬僬而羸者紛乎介與鄉之抗者品而三焉如是者又三萬餘年而后有蟺蟺而糾霱霱而頻者起於無有不活不殪與鄉之品焉者圜而為四遂相與貫竟肇而偕耆息夫肰后爾兩間日月星雲山川卉木鳥獸蟲魚禮樂政法聖賢鬼神之所作用皆得以大煥焉天地之用人因

其材而役之人之使文字亦猶是也胥之宜而昊焉則鯱忔之乘而悅焉則弛埕之妥而提焉則凡黨之坦而黔焉則巇字之不可不器也如此古釋字之書曹形而經之黨聲以緯之詁以類從特無述焉茲三者相掎為功獻壹則把流灑遺老之為文也法語㪍㪍與語籀籀琅語珮珮績語翡翡故其敵炲而未逮寀也恒若有紺黛之甐布焉禘厥中有若篡若彪若彖若騫若粵若罍龜者重者燔者鬷者爵者詭者卣琰之琢者黼裳之紱者錯肰而整于列斯脊雅之昕不得不作也一字而賅衆

義者不嫌屢見猶人之材廣者履徧而弘其施也

通鑑綱目會統二百卷正編全用朱子綱目而前編續編三編皆略增刪櫽括以成書

通鑑綱目會統序

經義理之根也史得失之迹也告人曰義理當如是君子信焉中人以下則未信也告之曰某人如是而成某人如是而敗中人以下亦怵然而警矣是故警人之速史甚於經而治天下國家者尤不可以不讀史閹宦之亡人國不見於經而詩有詩人孟子之賢讀經而不讀史必有以宦寺之任用

為無害者聲音之亡人國不見於經而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讀經而不讀史必有以聲音之耆為無害者田獵之亡人國不見於經而吉日車攻之詩春蒐秋獮之禮燦然可觀讀經而不讀史必有以田獵之樂車馬之盛為無害者唐之宦官仇士良戒其徒曰天子不可使讀書宋徽宗幸梁師成第師成命排斥書庋見史書在架上大驚亟屏去君子以為其心憯於士良也古者無經史之别尚書春秋皆史也而列於六經后世之史雖不可參乎經然如

朱夫子所纂通鑑綱目其大義本乎春秋其治亂得失之為后代監戒又非他史比也是書之不與于經由不過孔子耳其書始周威烈王之末訖于後周恭帝后之人有紀五帝以下至威烈王中年以為前篇者又有紀宋元及皇明事以為續編三編者上冒下繼合為全部而書契可攷以來四千有餘年治亂得失之迹大備焉然朱子之纂是書在晚年蓋親定其義例而俾門人輯以成之書垂成而先生病不能視以故其大綱已多有牴牾而紀載去取或不能盡合宜至其前續及三編出於

后人手者尤多未精今皆損益删補務歸粹約名之曰會統嗚呼治天下國家者固不可以不觀此也學士大夫上之欲尊主庇民下之欲明善誠身治可以進而用亂可以懐而遯其跡又奚俟考於世之以經術事君者脊毋自陷於仇梁也

全史適一千卷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全用之而删其複補其闕後漢書以下皆力加檃括

全史適序

人有病痞而不思飲食者醫人以啓脾克痰之藥進或曰養脾胃五穀為本草木性偏不可用也病

者忽思食一物家人喜曰可因此而開脾胃飲食之路也或又曰是物味不醇匪杭稻比雖思之不可進遂不御而痞益甚古之賢人不為功利而枉其守莫如孟子然孟子以齊王好樂好勇好貨色皆欲因而導之以成功蓋其苦心血誠惻怛而不能已也如此嗚呼粥餅皆以穀成非如草木之偏性珍羞之異味也今猶以異於飯而勸之勿食則又何如也傅說告殷宗曰事不師古乃克有獲匪說攸聞師古何如不得不觀古之史也孔子答魯哀公問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夫方冊之記文武政

者非史乎史雖亞於經獨不愈於聲樂貨色耶並
氏之事雖非俗儒所宜遽效若傅說孔子之訓又
何爲而輕棄之也經書冷淡易疏而難親史載政
事讀之有味因其味而篤之可階而入于經也今
去梯于始曰始高可坐梯庳不可踐是沮其登始
也通鑑綱目會統旣成又取史記以下歷代紀傳
之書凡若干部刪繁補佚合爲一書葢遷固之書
雖時有未醇而文章叙述皆非后儒可及唯去其
複見略正其相左三代聖賢之宜傳而漏者補録
之而已後漢書已下刪者什七增者百一仍其事

而改其文者又過半於是是書與綱目如車之有兩輪焉烏虖是書尚不可以非經府況綱目乎

東史綱目一百卷

東史綱目序

吾東人闇於東事反有甚於中國之史此由文獻之晩闕匪今人過也然旣載于籍者又或府而不考是則今人之過也爰取前人紀述十數家薈緫檃括勒成一部立綱附目略倣考亭烏虖三古尚矣自秦漢以后號稱衰季可慨可憤可悲之蹟方之於吾東往往有溟海蹄涔之不相隣兩部之史

自然經室藏

判不可以同裒至其文辭之末亦然彼中國之大
郎亦吾東十數區之並耳分中國爲十數國而國
皆如吾東總而合之地方則大矣其人材民俗政
事風氣亦各吾東而已又何其截乎不相侔若兹
也登高而望三尺之孩七尺之健夫均之若蟣蝨
之撲地所差不甚遠自天而視下中國與吾東皆
一彈丸耳是故人皆謂吾東之事大不如中國余
則曰吾東固有大不如中國者中國亦有大不如
吾東者亘當以長則謂之同可也讀是書者姑舍
其大不如中國者而特究其中國之大不如者方

不負著是書者苦心或曰沆瀣子孰遂念中國之所無也使吾東事事如中國沆瀣子孰遂念必不作

諸子彙五十卷或全錄或節取或全刪

諸子彙序

天地之間物之恒活而不死者唯文字是已其剏造也蕺蕺焉毿毿焉而已旣茂而翔也則奫于大易釐于書曜于詩暕晧于春秋懍于論語戳左氏內傳豫屈原之離騷逮諸子而大端焉不黨夫諸子謁于經固無絀也每入大都會場市見千萬人

自然經室藏

之聚而譁者若披諸子文而讀之夫人同乎其頭目耳口肩背腰腹手足也開闢至今幾萬萬億秭人莫有一同者文同乎其字句言意也結繩至今幾萬萬億兆篇莫有一同者人雖同其形其炁則异猶以木為器器各一木也唯文字不然吾之所用即人之已用者如是而不盡如是而莫有一同故曰天下之恒活活不死唯文字而已大都會場市之人比開闢至今幾億秭之一也諸子數十家之文比結繩至今又幾億萬之一也肰觀大都會場市之人無一同可以知其餘觀諸子之文無一

同可以知其餘居相鄰也舉止風氣相似也然而無一同時相近也習尚學術相比也言語文辭之体相類也肰而無一同而况其遠者乎故欲知文字之為活物者宜觀乎諸子此諸子彙所以作也老憺而鄧莊䖵而猾皆寡可以擠肆咸以乎之猴卿之言虢守絢茖韓非之說俾刺皋謷管氏議法屹臬倨齵晏子宗諫彼逆惲委武起之論兵騁以挫淮呂之譚寀滉以炫是輒衆存而希絀餘者盖畧有登㦱衆其全泯之解義昧不昌紋不裕去之其辭不隣于情去之故㢅㢅也閱者咸宜無不悅

足

農書二十卷集古人之長參以時宜

農書序

天下之惠人者四牧守長吏不與焉天下有宗宮室美服飧饔肰而尊恭肰而康以惠人者天下有窮居巷處褐衣蔬食殷殷焉若憂兀兀焉若無用而老以惠人者天下有忙奔役馳敝冠屣疲筋体以惠人者天下有焦肌于曝塗跣于濘終歲年不得休息以惠人者敢問其詳沆瀣子曰今夫人主與宰相千間之廈以居食則撞鍾行則列車騎一

令之善流澤千里一政之獲萬呻齊起故曰宗宮
室美服飱以惠人者人主宰相是已今夫讀書之
士爵無一命餼無升龠懷先王之道發之于簡冊
啓百代之昏蒙基萬禩之恭熙故曰窮居巷處褐
衣蔬食以惠人者讀書之士是已今夫良醫晨興
而夕惕日馳馬道路中飯不以時饋不過蕎麪墜
筆于命垂死者相率而起故曰忙奔役馳敝冠徒
疲筋体以惠人者良醫是已今夫農人及春以墾
其田届夏而鋤其莠住雨而還秧候霜而穫租墾
墾而謹護之粒粒而勞保之膚肉削于原野膏血

自然經室藏

涸于畎澮夫然后天下之安居而嬉熙者皆得以崇于盂而塞于口夫使天下億兆人無一飢而死者農之賜也故曰焦肌于曝塗趾于濘終歲年不得休息以惠人者農夫是已人必食焉而后有理人必食焉而后有教人必食焉而后有疾病之治農之惠人又四者之尤也然余嘗謂天下之惠人者一而已古書之言政治者幾万言也讀者或用之而汙古書之論學者幾万言也讀者或用之而偽古書之論醫者幾萬言也讀者或用之而蔽惟農也不肰盖椎魯蠢癡不識字之民恒居之然其

道無古今也其心至誠而無僞也其事至公而無私也烏虖神農黃帝之風存乎今者農而已歟古有農書紀土宜水利百穀器用之具益以御士大夫之董農者吾東方土穀名物皆與中土異往往有齟齬而不相通者兹叅酌成一部書益重其名而存之而已農豈待書爲哉

稽覈全書七十卷自連山歸藏以下卜筮諸流皆錄之而以易筮及擲錢爲主他旁流雜占只存其名目及大法

自然經室藏

沆瀣子之觀旣上鏡乎恭壹下徹乎湛濁極章亥之所趾而窮一元之所閡矣旣又表章大易籠取羣言晃之于六經復覘覘此占驗之小數上自連山歸藏龜墨之辭下至京氏之世應邵氏之觀梅以及乎撮金斷時漢之凬角越之雞骨皆存其名而考其法何也噫嘻子獨不見夫禽鳥乎丹穴之禽其名曰鳳一見而天下平百姓寧是禽也霞冠金味丹翠其首而紫黄其膺龍鱗其彩而彪豹其文皷翼而鳴協雲門九韶之奏觀乎鳳者天下無復禽矣然時鳳于苑之林者其傍有鸕鷀翡翠恭

吉鸚鵡鷓鴣鸜鵒鸐鴉之羣而至諧啇轉舌挾清
颸而旋烏有不粲肰于矚為之躊躇而夷猶者乎
禽鳥其小者也子又不見夫飲食之味乎醺君山
之醁飫文豹之胎者天下無復有飲食矣復有鵽
舌牛胃燕窩之蔬列于左甘辛相佐盤口膏腸烏
有不交匙筯而餤之者乎飲食其賤者也子又不
見夫山水乎陟崑崙之顛臨天池之泓㶲嵤崒而
駴滐灝者天下無復有山水也及遇峭肰之一石
泠然之一泉迴環洄滴觸璜牙而端璋圭其有不
停驂下車布毯而坐移時者乎山水其外者也子

又不見夫人乎今夫登虞舜之廷而處仲尼之門者天下無復有人也及遇一言之乘乎道一行之絖乎善其有不揖而進之嘉愛以融顧與之偕所適乎人其遠者也乎顧不見夫沆瀣子乎沆瀣子之觀既上鏡乎泰壹下徹乎湛濁極章亥之所趾而窮一元之所闔矣既又表章大易籠馭羣言見之于六經復規規此占驗之小數為之書而序以藏之噫嘻子烏足以知之吾又烏足以辨之

○壽民全書三百八十卷難經素問灵樞金匱全錄之餘悉刪取其長或參近日經驗單方鈔三卷附焉

秖錄其賤而易求者以御窮困羈旅人疾病

壽民全書序

自天子以至于屠牛織栲栳之隷苟欲析之纖而辨之微雖分千萬等滋不勝其忿爭唯折其中而為二曰使人者尊使於人者卑如是肰后帖肰無異議也不唯人之尊卑肰也唯文章亦肰自虞史以下至于始讀寒梌天之童孺苟欲析之纖而辨之微雖分千萬等滋不勝其忿爭唯折其中而為二曰使文字者能文者也使於文字者不能文者也如是肰后帖肰無異議也不唯文然也唯用兵

自然經室藏

亦肰自力牧太公以下至于敗軍僨卒苟欲析之纖而辨之微雖分千萬等滋不勝其忿爭唯折其中而為二曰使敵者善用兵者也如是肰后怗然無異議也使於敵者不善用兵者也如是肰后怗然無異議也不唯用兵然也唯醫亦然自炎帝岐伯以下至于藥舖之奉事茶肆之愽士苟欲析之纖而辨之微雖分千萬等滋不勝其忿爭唯折其中而為二曰使病使藥者良醫也使於病使於藥者庸醫也如是肰后怗然無異議也用藥而不能料藥之利害見其介而后汲汲焉追之不暇治病而不能度病之傳移見其變

而后遑遑焉救之不及鑒之失由此二者夫能劑
大黃芒硝而命之曰散熱而已毋敢作寒以傷胃
劑烏頭官桂而命之曰温中而已毋敢作熱以耗
液劑砒霜巴豆而命之曰攻邪而已毋敢恣毒以
戕腑諸藥受命恪遵而毋敢越又合劑寒温之藥
而命之曰某欲寒某制之某欲熱某抑之各奉厥
功而毋敢售其禍又合劑五藏十二經之藥而命
之曰某入肝伐厥邪某入脾益厥不充毋敢相侵
毋敢相奪諸藥受命又恪遵而毋敢越又命于病
曰吾以藥畀尔尔其受藥而退伏某于某日先屏

某于某日繼以徙至某日悉道走毋敢逗病亦受命相帥而潰皆如戎夫然后醫也夫肰后可以當人之死生文章自讀書得醫由古方而學均之學古方矣武能而武不能猶均之讀書矣武文而武不文也古方書浩漫學者難盡究今合而掄之為若干卷俾約于稽肰學醫之要固又不在乎是也書旣成序以明之因徧告于用壽院八甲之醫師

兵書十卷兵不得已而用又不可泥於故常不必多也

兵書序

兵不可以無書兵書不可多也莊周曰聖人作而大盜起此亂言也余嘗曰兵書多而大亂數今有人於此力能舉千勻御湛盧之劍擊巨石剖而為三彎弓而發百步而墜烏鳶悍朕號曰天下無我抗必有彊梁毅力賁育之徒出而為敵矣有人於此碩幹偉力俱外而堅中苞智計孕譎權握籌策而談千里之外必有潛謀祕術度彼揆我處弱韜奇決勝于不戰者出而為之敵矣有人於此沉雄奮斷不休休以為勇不喋喋以為謀必有神威大武如漢之太祖唐之天可汗者起而為之敵矣有

人於此布義于邦以及人之邦懷德于民以及人之民涖之以莊動之以昚居之以敬而發之以仁中天下而立天下皆環以伏焉夫如是安有起而為敵者哉兵之有書啓人之權謀誨人之獷暴舉而焚之可也矣止病其多而存其少歟烏虖其不得已也節飲食昚喜怒避風寒遠聲色以調其五藏六炁病無因以至安用烏喙甘遂為哉既不能謹之乎未肰而癖之升如寇之集矣是豈節飲食昚喜怒避風寒遠聲色而已而可以療乎蓋亦不得不用烏喙甘遂之類竢其退而徐講乎修養也

此兵書之不可以多而亦不可以無其略也

○歷代文選二千卷楚詞以下至我東近故詩文各以体彙選生存人所作別爲附集

歷代文選序

論文者曰某文長於理而不足於辭某文典則醇深而短於出奇某文峭而亢少馳驟横軼之氣某文潔嚴簡勁而聲燗肉適不大彰以喤某文奫宏慱厚誠鉅手矣繩以約之則未也某文篇篇而壹其軌不能括衆美而神其變是不知文者也夫自詩書以降爲文者各專乎一度盤誥之奧峨不能

為雅頌之裔皇楚騷之悽瀏不能為左氏之巉峻太史之豪勁不為枚馬之綺繡醇乎此不克兼乎彼古聖賢尚肰日之明不能炤夜泰山之高不可以行舟觀者指以短之可乎朝出一篇焉似詩書暮出一篇焉似禮記今日出一篇傚秦漢明日出一篇傚齊梁此新學為文未成家者之作也論選文者曰選文如用人恕其疵而表其良其選太苛不足觀或曰選文如蓄寶寧文貝結綠之斥無康瓠瓴甂之冒其選太寛不足觀或曰其選截其文其選遺其文咸不足觀是皆不知文者也夫以孔

子之聖刪古詩三千篇為三百五篇其逸者有曰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有曰俟
河之清人壽幾何有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
爾思室是遠而豈二千七百篇之見遺者無一言
可厠於東方之日株林萇楚無將大車之間乎羅
珍羞于盤荔枝之不登不足以損其味茶蓼之在
列不足以傷其飽讀古人之文者取其長以補于
我而已讀古文之選者擷其華以彪于我而已沆
瀣子集文士于津逮之館八甲俾選歷代文而告之
曰聖人刪詩書其不錄者未嘗焚也后世無一篇

自然經堂藏

存蓋聖人所不期也使后世有猖獗之刼盡焚滅
古人詩文而獨此書存古之作者得以無憾乎泯
后之讀者得以無憾乎陋吾與諸君子亦得以無
憾乎剞劂與濫也于是慱蒐粹剖鉤校撰次𦔮若干
年而書始成凡若干卷或曰文盛乎古而衰乎今
何后古之漸多于古也是又不知文者也孔子之
刪書也商倍於虞夏周又倍於商其刪詩也前乎
周者萬五篇嗚呼不究乎詩書之義者昚毋輕議
是選也

外此書隨著隨録而令津逮館長乙十掌之

先世遺文及著書或藏于祠堂之夾室甲一或與內賜
書同藏于縹礱閣甲四之宬奧其餘書籍分庤于縹礱
閣角巾堂甲三及諸別院甲五或津逮館甲八若嗣有著述
或寫或梓以藏之
主人所作詩文掌記錄乙九寫之于冊滿一卷即令入
梓○他人詩文書札及可考文牘并令子弟收聚付
之掌書籍乙八藏于篋笥以備考閱